漢書注校補

長沙周壽昌學

地理志下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本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汶山郡壽昌案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分廣漢郡爲武都郡屬縣九東接梓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

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案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禹貢嶓冢道漾東流爲漢此即東漢水之東字金氏榜云養水即漾水漢志作養今甘肅秦州黑峪江也今黑峪江不與東漢水通流志云養水至武都爲漢又云漢水受氐道水皆存禹貢故道耳漢時

東漢水巳不受氐道水故更以沮水爲其源也壽昌案漢時距今數千年川途湮涸靡常容有遷變觀酈注引劉澄之云有水從阿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則水道潛通伏流復出亦所時有不能以今道阻隔懸斷古流也王先謙云同治庚午典雲南試值江漲迂道施南道中多洞口如甕或平地或山穴時見流泉數十交道洶涌而入濤落有聲淵隱莫測土人云每數十百里伏流復出行地上成河常見不異名之曰落水洞取彼目證稽諸昔聞洵不誣也胡氏渭設七誤以駮班志與水經注而云氐道水可存而不論則不能審氐道在今何處而以志兩字爲贅文塗竄古書務伸已說王氏念孫謂東漢水東

字後人所加忘郤經文東流爲漢一語錢氏坫引說文解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欲遷就以成其說案說文實作漾水出隴西豲道非氐道且水經注引闞駰云漾水出豲道東至武都入漢許愼呂忱並言漾水出隴西豲道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氐道然豲道在天水郡冀縣之西北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豲道之爲謬矣是水經注已引說文而正其謬錢氏柰何徑改豲作氐字以誤後學耶

平樂道

水經漾水注稱平樂戍亦作平洛

循成道

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並作脩城而漢志

各本俱作循成錢氏坫畝改作脩成固非郎魏書脩書水經作脩城亦非也循脩雙聲成城音同漢時多通用觀本書諸侯王表中山懷王脩傳作循功臣表深澤侯趙脩史記作循功臣表湘成侯監居翁傳作湘城東成侯居股傳作城傳成侯張章諸表作城漢北海相景君碑陰題名循行作脩行可證

下辨道

續志無道字

隴西郡秦置

壽昌案水經注隴西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本書高帝紀漢二年十一月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又案此志隴西等十郡下缺載所屬州名案地志云武

帝改雍爲涼蕭望之傳以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爲涼州是知此告當屬涼州殆傳寫脫也

狄道白石山在東

壽昌案晉書李暠傳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是狄道一名素昌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今本作白石山在東蓋因下金城郡白石注引應劭曰白石山在東誤入於此遂失班志原文也

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

案今志各本至字上無東字錢氏大昕王氏念孫俱引說文水經證作東至武都爲漢錢氏坫侸於本文上加東字壽昌竊意班氏豈不知東至武都誠以禹貢本有東流爲漢之語而武都在東前志各注俱可尋省無煩加一東字

似非有脫文也

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西禹貢西頃山在縣西

南部都尉治也

壽昌案東入西西當作河是涉下西字而誤也錢氏坫依

水經注改志原文作洮水出塞外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

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後又引志曰

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錢氏聯綴成文非班志本文也

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閻氏若璩曰此別一嶓冢班志載入禹貢二字誤案閻氏

自云親至秦州嶓冢山下始知寧羌為真禹貢之嶓冢而

錢氏坫云親至秦隴知禹貢暨本志之文皆無誤證以山

海經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流注于沔水經嶓冢山在氐

道南二說更信言之非舛但後世多以志義爲非而又別
嶓冢有兩山移禹貢之嶓冢于今寧羌州地穿鑿附會斯
更巨戾壽昌案兩先生俱經目驗而兩相剌謬他更何論
閻氏駁班之說未足據矣而胡氏渭禹貢錐指說嶓冢山
實主閻說西漢所出錢氏坫徑補原文作西漢水所出是
也細審之似亦不盡是脫文蓋西漢是巨浸不必加水字
始明觀河池下至沮入漢亦無水字或亦有加水字如東
漢水者此隨筆成文無定例也水經漾水注引地理志西
縣有鹽官錢氏亦據以補作正文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
顏注引應劭曰初築城得金城曰金城也臣瓚曰稱金取
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壽昌案水經河水注引

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又河水又
東逕金城縣故城北應劭云云漢書集注薛瓚云云惟臣
瓚作薛瓚又多王莽之金屏也一句皆屬金城縣不屬郡
言顏借引作郡注也今志金城縣下莽曰金屏卽此案昭
帝紀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置金城郡前此金城何屬
無考玩水經注稱金城縣故城或郡卽當時縣治後之金
城縣別築新城耶又觀顏引應注築城得金語系之郡下
益信郡爲故金城縣地矣又案趙充國傳遂西至西部都
尉府注孟康曰在金城是郡應有西部都尉志脫漏也
允吾莽曰脩遠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莽又更允吾爲脩遠縣
浩亹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南流入于闐門河河又東逕浩亹縣故城南又引闞駰曰浩讀閤也故亦曰閤門水兩兼其稱矣

令居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漢武帝元鼎二年置

枹罕

注引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枹音鈇壽昌案應注有枹音必是作故枹罕羌侯邑也此明脫一枹字水經河水注引應劭曰故枹罕侯邑也無羌字

白石離水出西塞外

水經河水注離水作灕水

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脩遠

水經河水注王莽之脩遠亭也王氏峻云莽既改允吾爲脩遠縣此允街則降爲脩遠亭故不嫌重名也亭字當增

趙氏一清說同錢氏坫經加原文作莽曰脩遠亭

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

錢氏坫依水經注於石室下加石釜二字壽昌案水經河水注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此酈氏注自采異說并非班志文何能徑加入原文內且此二字於地理何系而必增入耶

莽曰鹽羌

水經河水注作監羌是也壽昌考莽於縣名臨字多改作監說已見前鹽與監又字近而譌也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

錢氏大昕云蓋析隴西置李廣隴西成紀人志屬天水此其證也壽昌案錢氏此證極確廣當武帝時史傳歲更在後其不係成紀於天水而仍係之隴西者廣於元狩四年死在置天水五年前故仍稱隴西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注成紀隴西縣亦以在文帝時也。又案武帝本紀三年未書置郡事惟天水前不見紀傳中至元鼎六年紀內始有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語亦可證置郡在六年以前也續志上邽西皆隴西屬縣後析屬天水則又在明帝改名漢陽之後顏注地志常以後證前獨天水各郡皆詳審可據

街泉

續志略陽有街泉亭注街泉故縣省是後漢降爲亭屬之

略陽縣矣

望垣

續志垣作恒

緜諸道

案史記匈奴傳自隴以西有緜諸之戎故曰道水經渭水注云又歷橋亭南而逕緜諸縣東又云又東南歷緜諸道故城北壽昌案曰縣曰故城何時去道稱無考

略陽道

續志無道字

𦥡

許愼說文作𦥡水經渭水注秦武公十年伐𦥡戎縣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鎭戎縣曰𦥡治今志以平襄列諸縣

之首似郡治在焉而續志漢陽郡則冀首列水經注殆據東漢時言也

禹貢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

顏注圄讀與圉同案禹貢水經注俱作朱圉畫圄圉古通說文及本書東方朔傳囹圄皆作囹圉可證錢氏坫遂徑改原文作朱圉

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莽曰紀德

趙氏一清謂似別是一城段玉裁謂案上文當是縣十七壽昌案水經河水云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注引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是志即以滿福爲勇士舊名非兩城也今志語或有錯互

成紀

水經渭水注瓦亭又南逕成紀縣東故帝太皞庖犧所生之處也以爲天水郡縣王莽之陽阿郡治也趙一淸曰案漢志莽改天水郡爲塡戎此又云陽阿蓋是支郡所謂大郡至分爲五者也壽昌案本書王莽傳有成紀大尹李育是又以成紀名郡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大初四年開莽曰張掖

王峻曰案武帝紀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元鼎六年又分置張掖敦煌紀志年分互異意者紀但記創置之年志則因其嘗建城郭設官分治之歲乎齊召南曰案孝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豈遲至大初四年乎志與紀自相矛盾自應以紀爲實壽昌案齊說

是也元狩二年至太初四年計二十年不應創置如許之久而後營建也且武帝於五原等處開置亦屢即其元鼎六年置張掖敦煌亦是分武威酒泉地元封三年分徙酒泉郡雖未盡徙亦有析置處也莽曰張掖案張掖本武帝舊名莽不過易武威爲張掖而改張掖爲設屏非張掖之名始於莽也

武威

閻氏若璩曰水經注云漢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地置武威縣爲武威郡是郡治於此縣壽昌案昭帝置金城郡而以允吾爲郡治金城縣列第五此恐仍以姑臧爲郡治後漢因之即續志可證也

揟次

集韻揟次縣或作[illegible]三國魏志涼州刺史張既討盧水胡潛由且次出武威晉書張駿傳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呂光載記魏書地形志俱同凡且次揖次皆揟次一音之轉非有別義改名也

鸗鳥

後漢書桓帝紀注鸗音龍段熲傳注鳥音爵舊唐書地理志讀曰鸛雀唐人有鸛雀樓詩即其地也

媪圍

胡三省通鑑注曰禿髮傉檀之臣焦朗勸令從温圍水北渡則以媪爲温拓跋伐沮渠李順謂自温圍水至姑臧則并以圍爲圉蓋皆因字近而譌非有別義

蒼㭊

注師古曰枍古松字也續志作蒼松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

齊召南曰案孝武紀武威酒泉地置于元狩二年至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俱不俟至太初年開也志于張掖酒泉并云太初元年開誤也酒泉與武威建郡同時張掖稍在其後如志所云武威之置反在張掖之後矣錢大昕說畧同并云武威酒泉當云元狩二年開敦煌當云元鼎六年分某郡置壽昌案齊錢二說皆是也然班志於此等年分屢與紀異者蓋自武帝元光二年（帝即位之入年）郎遣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將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四將軍以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欲誘襲匈奴爲匈奴所覺自此匈奴屢入寇邊迄無安歲入遼西入漁陽

鴈門入代定襄上郡入上谷入雲中迨置郡後俱入張掖酒泉殺都尉外此殺太守殺都尉亦屢矣此皆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等年間事在太初以前當日置武威酒泉郡者因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遂以其地置郡固匈奴之地也即張掖敦煌亦是分兩郡所置時雖設郡縣而城郭溝池營繕草刱加以寇蹤出没殺略靡常初不過有郡縣之名耳至太初元年始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時匈奴已衰民得定居雖小有寇掠尙無大舉故班於紀中案年分析而於志特書武帝太初元年開使讀者因文見義特其開置未分年代舛互究不免稍疏耳

劇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案說文攵𡵁山名或曰溺水之所出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桑欽所說楚詞大招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注溺一作弱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曰合黎山也是弱水一作溺合黎一作合離也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即此趙一清謂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即弱水也而胡渭云經所謂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曰導弱水西則爲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則傳曰水名非也壽昌案班注云至酒泉合黎不日入則合黎爲山名益信

驪靬

注引如氏曰音弓靬說文作麗靬而以縣屬武威蓋張掖

故武威所分也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

壽昌案本紀元狩二年與武威同置也西域傳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張騫傳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霍去病傳開河西酒泉之地據此則酒泉開最先也壽昌又案本書律厤志酒泉侯宜君注師古曰宜君侯之名侯官號也故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地志不載壽昌謂侯微者也故不載此說蓋信又此時治太初厤以宜君善治厤故召之是亦酒泉郡開於太初年之一證

祿福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

壽昌案寰宇記呼蠶水一名潛水亦名羌谷水　六淸一

統志討來河在今肅州南卽古呼蠶水也水道提綱卯來河源出肅州西南邊外青海西北有三源東源曰厄几餒必拉中源曰把東必拉西源曰滔來必拉經卯來堡曰卯來河蓋討來卯來滔來音相近無定呼也又案唐於樂涫古城置福祿縣蓋從續志名也亦見寰宇記

表是

續志作表氏是氏古通也

會水

莽曰蕭武汪本蕭作肅

池頭

續志作沙頭

綏彌

注如氏曰今日安彌亦從續志名也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

案敦說文作焞錢大昕曰紀在元鼎六年齊召南曰紀於太初元年書蝗從東方飛至敦煌則置郡不在後元年明矣壽昌案武帝後元是紀元凡兩年不比文景有前後元年也此後元下必奪一字

敦煌

莽曰敦德疑下有亭字錢坫則直以意加作敦德亭矣

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

其澤錢坫校改作冥澤王念孫曰冥安縣因冥水得名冥水所入之澤故謂之冥澤壽昌案惟冥安因水得名故班

氏謂入其澤即入其縣之澤觀下龍勒亦止云東北入澤不云入冥澤應注亦稱入其澤不云入冥澤皆可證時有冥水之水不名冥澤也則其字似不必易作冥

效穀

注師古曰本漁澤障也桑欽說云云胡渭曰效穀下師古曰三字蓋後人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王鳴盛曰案地志引桑欽說者亦皆班氏原注桑欽傳孔壁眞古文尚書者地志亦引禹貢古文山水十一條皆孔安國義則知班氏好古此效穀下桑欽說亦必班氏原注也王峻曰此班氏本文非小顏注也桑欽書唐初已失傳師古曰三字衍錢坫校本逕刪去師古曰三字矣

淵泉

續志曰拼泉晉志作深泉蓋避唐諱續志或因唐傳鈔而避也

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

段玉裁曰楊雄傳西北一候如氏曰地理志龍勒玉門關有候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今志有鈌壽昌案候微者也此兩關有郡尉治之故不書候亦不勝書也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

壽昌案武帝本紀是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未書置安定郡其五年行幸雍西臨祖厲河而還祖厲爲安定屬縣則置郡已二年矣又案楊惲傳與安定太守孫會宗書有云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似亦置郡未久語錢大昕氏曰蓋析北地郡置錢坫氏集釋同當必有據

烏氏烏水出西北入河

續志作烏枝吳卓信謂水經注渭水篇有黑水云黑城北西南入瓦亭川考後漢書注烏枝縣有瓦亭關則烏水疑卽黑水之異名入河當作入涇也壽昌案經以黑水當烏水又因烏氏有瓦亭關遂以水經注黑水入瓦亭川之語强附之似非的據卽以水經注論亦止云注于渭非入于涇也錢坫氏直改入河作入涇所引地道記云龍池山烏水出是明有烏水而究無入涇之確證　又案下眴卷云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是郡中水固有入河之一道或烏水卽由渭入河故志云入河也

鶉陰

續志作鶉陰

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成

案史記匈奴傳秦昭王伐殘義渠於是有北地郡威成水經河水注作威戎錢氏大昕曰北地當屬朔方部史失書王氏念孫徐氏松校并同

馬領

注師古曰川形似馬領故以爲名領頸也壽昌案通典馬領縣漢舊牧馬地也寰宇記廢馬領縣在今慶州北七十里馬領山名俗名箭括嶺九域志安化縣有馬領山據此則馬領是因山爲縣川形之川應作山領即山領之領亦不必訓頸也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

說文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从水虘聲水經瀘水出

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趙本作瀘戴本作沮注引地理志曰沮出畿縣西東入洛趙一清謂畿縣之名不見漢志而史記索隱曰沮水地理志無文不可解今戴校水經則云近刻訛直改注照今地理志文惟作出西東入洛壽昌案各說及地望審之沮實在洛西東入于洛爲是原文東西字倒轉或傳刊之誤也段氏玉裁謂今志不誤水經引作出西東入洛爲誤則與舊說并王校錢校各本相反未敢據也

富平莽曰特武

一本作恃武水經注作持武

靈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號非苑

州一本作洲注師古曰苑謂馬牧也壽昌案百官表邊郡

六牧師苑屬太僕郎此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頭號非苑者意取非子牧馬而
名
鶉孤
續志作鶉觚晉志同地形志作鶉鴝
弋居有鹽官
續志作有鐵
廉
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北地有廉城縣闞駰謂當是世
人誤證則本無城字也
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翟國七月復故匈奴都尉治匈歸
障屬并州

壽昌案高帝紀云元年二月項羽立董翳爲翟王八月翟王翳始降漢安能七月卽復爲上郡也二年六月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蓋董翳初雖降復秦舊郡僅有其名也至是翳復降楚雍王章邯敗死始能仍置上郡若異姓諸侯王表作元年八月則昭亦過迫與此志皆不可從宜從紀爲是又後書馬援傳兄員王莽時爲增山連率章懷注云莽改上郡爲增山水經河水注王莽以馬員爲增山連率後歸世祖以爲上郡太守司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别名也又似非定莽改者疑班志不書非脫去也又凡漢郡縣爲莽改名者水經注定例必云王莽之某名也此無之而但引司馬彪别名之說益可證矣錢氏坫徑加莽曰增山四字似亦未細審也

高奴有洧水可𪍑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洧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洧水肥可𪍑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案水不流曰奴見水經盧奴雍奴等注高奴言豐林水至此高而不流肥即脂也本志脫此字宜補又河水注引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晉縣本志西河郡無之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釭甚佳彼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據此是即今四川油井之類屬地多有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龍埤是莽曰歸新屬并州

注師古曰翁龍埤是二障名壽昌案二障應是兩都尉治兼美稷有屬國都尉虎猛有西部都尉凡四都尉亦如上郡之匈歸都尉治塞外匈歸障屬國都尉治龜茲北部都尉治高望又北部都尉治望松亦一郡四都尉而北部且有兩都尉也宣帝紀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降者卽此惟武帝紀是年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未書置西河郡之事卽西河之舊爲何地史亦闕書漢書考異云武帝分上郡所置考上郡屬縣二十三西河屬縣三十六當日上郡有如是之廣耶又考郡屬縣名最舊者如臯狼見戰國策及史記趙世家史記注徐廣曰臯狼地名在西河藺見戰國策鮑彪注藺屬西河離石見史記周本紀集解西河有趙藺離石二縣穀羅見文選上林賦注文穎曰西

河穀羅縣有武澤在縣西北陰山水經河水注出西河陰山縣皆以西河郡望注之無一稱上郡者又本書路博德傳云西河平州人即平周州周古字通也若準李廣傳稱隴西成紀人之例成紀後析屬天水亦當稱路博德爲上郡平州人則錢氏考異之言未足據也

盂蘭莽曰香蘭

一本作蘭

圜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

壽昌案圜本志作圜水經注作圁莽改作方傳寫既殊音注各易後求洽班書者幾成聚訟有主作圜者有主作圁者亦有兼圜圁兩說者壽昌常得瞿段二先生親筆條記全錄之瞿氏中溶云中溶案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

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小司馬索隱曰三蒼圁作圖地理志
云圁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圖當爲圁積
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圁字也又案漢少室神道石
闕銘及薛尚功鍾鼎款識漢平周鉦文圖陽圖陰皆作圖
自韋昭漢書注有圖當爲圁之說後人皆沿其謬改亂舊
文師古不明小學反以作圖爲誤陋矣此印文作寰乃古
縣字亦从睘得聲故通用據此亦可證漢時不作圁也壽昌
案此瞿氏跋寰陽宰之印也文尚多首引地志注及水經注原文末考王莽改令長曰宰證佐故節去其文已錄在錢校地理志注內茲復從其手跡錄出 段氏玉裁跋其後云玉裁案說文从
言勻省聲漢中西域有訇鄉許引此而不引西河之訇陽
訇陰則知許時作圁陽圁陰也其字譌久矣錢校本已錄此條在圁陰下茲復從其手蹟錄出 又段氏玉裁云師古曰圁字本作圁縣在圁

水之陰因以爲名王莽改作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圖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史記西河圁洛之間徐廣音銀索隱云晉灼音嚚三蒼作圖地理志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圖當爲圁音銀續郡志及太康地里志并作圁字也玉裁案漢時作圖莽代已然漢銅印作寰陽宰之印即圖陽也莽縣令爲縣宰此正莽時印也韋昭正圖作圁小顏從之皆不誤蓋太史公尙依古字孟堅則依時俗字若小司馬謂續郡國志作圁今本後漢郡國志亦作圖不作圁惟史記及水經注作圁耳待秦隋唐地志皆作銀以圁字音銀改之也班用時俗字者古作圁漢末作圖莽乃作方沿革之故於此可見此著書之法也且說文有訇無圁訇字下引漢中 西域訇鄉不

引圁陽圁陰二字不得混一許於地名亦作圜陰可知蓋本是圁而譌爲圓亦未可定其音如嚚如銀依土俗言之此漢志之例（案此從其親筆條記草稿錄出）吳氏卓信地理志補註云師古作圁並以晉灼說爲是然以王莽有方陰之名而謂當時已誤爲圜則水經注河水篇所引并作圁酈氏所見之本何又不誤全謝山謂此必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圜以實之其說最確錢坫校本引王氏念孫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并有西河圜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圜陽田植又曰古無圁字故借圜爲之韋顏並以圜爲圁之誤非也壽昌案漢書傳本不一晉與酈或各據所見本言之不能相非也吳據全說以臆駮古尤無據王氏謂古無圁字故借圜爲之則說文明有訚字可用

何必多此一借耶以此駁韋顏亦未確似不如段氏所說之爲圓到也

增山

吳氏卓信曰王莽改上郡爲增山本志失載見於後書馬援傳即此西河郡之增山縣亦改別名而今不可考矣壽昌案莽改上郡爲增山班志未載僅見後書馬援傳兄員爲王莽增山連率而章懷遂注云莽改上郡爲增山水經注亦不云莽改但引司馬彪云增山爲上郡之別名壽昌遂疑非莽改者觀成紀爲天水屬縣而王莽傳有成紀大尹李育蓋莽改易郡縣分大郡爲五則安知非分增山爲一郡而置連率耶其不改增山本名者猶之易天水郡爲塡戎郎不改成紀之名易西河郡爲歸新郎不改增山之

名事例一致并非史無可考也

蔣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五

長沙周壽昌學

地理志下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屬并州

壽昌案武帝本紀元朔二年春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衛青傳同據此當云置非開也錢氏大昕曰武帝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並與朔方各自爲部未嘗屬并州朔方之屬并州乃光武建武十一年耳上郡亦屬朔方部故馮野王爲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之壽昌案錢校精審而中有可疑者數焉朔方爲郡當置太守而復置一刺史共治乎抑別有治所乎一也末置朔方郡以

前先有上郡本屬并州後屬朔方卽無兩屬之理何時去并州而屬朔方無可考二也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員十三人朔方立郡在元封前旣置刺史當云員十四人不止十三人三也平當傳左遷朔方刺史注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案朔方僅領縣十旣別設刺史當兼察他郡史無明文本書紀傳內無有稱朔方州牧者四也反覆尋繹莫通其故重檢本書及晉志各文迺恍然全爲師古朔方不在十三州之限一言所誤也志云北置朔方之州注胡廣記曰分雍州置朔方刺史是明以朔方爲州因其地連塞北不得不設郡置守以掌兵事也分雍州以爲刺史大約卽於改雍之涼州所屬分數郡以統之惜史有闕文未詳所屬揚雄并州牧箴曰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固明指朔方之屬雍也晉地理志注言西漢十三部涼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交阯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此尤確證呂氏大事記云除十一州外加交州而以司隸校尉列諸首爲十三部壽昌案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察三輔三河宏農而當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時尚無司隸校尉也不屬之朔方而何屬乎且成帝省司隸校尉其時未聞改十三部爲十二部也平帝元始四年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本紀未詳王莽傳莽奏云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亦未詳省何州光武建武十一年之省朔方入并州或卽承元始之制也至於十三部之說廣記晉書俱在師古前依據必確自以前說爲斷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以司隸列十三部之首而以朔方郡屬并州則全是東漢之制

三封武帝元狩三年城

壽昌案紀未書水經河水篇注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漢武帝元狩三年置藎置縣後而城之也

朔方

閻氏若璩云武帝置朔方郡築朔方城則朔方郡治朔方縣矣縣居班志之第二其一縣爲三封乃元狩三年城也元和志以爲治三封者誤水經注以爲治臨戎則東漢所移治矣壽昌案本紀元朔二年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食貨志又興十餘萬人築衞朔方皆指郡而言惟衞青傳使蘇建築朔方城水經注引以爲築此縣城也續志云凡縣

名先書者卽所治也此史家記地理志者一定之例此例不定讀者何從故元和志不誤閻先生攷據精核獨此等處好爲武斷壽昌終不敢附和也

窳渾

史記衞青傳同注徐廣曰窳音庾本書衞青傳都尉韓說從大軍出窴渾注師古曰窴音田

渠搜莽曰溝搜

水經注引作溝搜亭志脫此字應補段氏玉裁曰郡名溝搜矣則縣名應異也王校本亦同壽昌案莽於郡縣同名者常有不必異字如上黨名郡而所屬之襄桓亦曰上黨亭涿郡易名垣翰而所屬之武垣亦曰垣翰金城所屬之允吾改名曰脩遠而允街亦曰脩遠亭也

沃壄武帝元狩三年城
本紀不載水經河水注作元狩三年立
臨戎武帝元朔五年城
本紀無水經河水注作元朔五年立舊朔方郡治壽昌案
此東漢郡治也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東部都尉治稒陽莽
曰獲降屬并州
案武帝本紀是年春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蓋更名即
以置郡也
河陰
吳氏卓信云漢五原郡所領十六縣惟河陰一縣在黃河
南餘皆在黃河北

蒲澤

蒲毛本作蒱

南興莽曰南利

據水經河水注應作南輿說見雲中北輿下

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

水經河水注河水逕成宜縣南又逕原亭南據此宜作原亭高亭字近而誤也

稒陽北毛本誤此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頭曼匈奴單于名見匈奴傳汪本作曼頭誤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汪本多一北字得宿虜城莽曰固陰

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東逕稒陽城南東部都尉治又水經云又東過臨沃縣南注云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

王莽之固陰也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障河水洪其西南隅壽昌案水經注先引稒陽無縣字且云東部都尉治似指五原郡下之稒陽後云稒陽縣故城并引莽名固陰似乎五原郡下稒陽歸都尉治者與此稒陽縣別爲一城又水經於臨沃縣注云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障卽此山也西北趣光祿城今志注在稒陽不在臨沃下注語亦微有詳畧則酈氏所見之漢書與今本異也

西安陽

壽昌案代郡東安陽下注引闞駰云五原有安陽故此加東也何氏焯云汝南有安陽故此加西代郡加東也據此何說爲是闞說或安陽上偶脫西字耳汪遠孫校本云據

此不當有西字壽昌案水經河水篇云屈南過五原西安陽縣南則作西安陽舊矣

河目

水經河水篇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屈從縣北流至河目縣西注云河水自臨河縣東又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中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史記秦使蒙恬將十萬衆北擊胡渡河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壽昌案水經例引各地志俱從每郡敘入各縣茲將河目繫於朔方郡各縣內而河目上無五原字此句下始云屈南過五原西安陽縣南豈河目向屬朔方郡乎疑五原之屬朔方部矣

雲中郡秦置莽曰受降屬并州

全氏祖望云雲中郡故趙置秦因之楚漢之際屬趙國尋分屬代國高帝三年屬漢四年復以屬趙國六年屬代國十一年以邊郡收王氏峻曰班志首云漢興承秦制度故述郡名斷自秦始如雲中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匈奴傳考之乃燕趙所置也而志皆云秦置蓋以秦之三十六郡爲斷非與彼傳相矛盾也壽昌案他不具論卽雲中而言戰國策史記趙世家止云西至雲中九原匈奴傳趙置雲中雁門俱無郡字水經河水注引虞氏記云卽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是趙僅築城秦始立郡班氏所云秦置不誤全氏云雲中郡故趙置似尙未審

雲中芬曰遠服

案水經河水注曰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縣曰遠服矣趙氏一清案漢志雲中郡秦置莽曰受降雲中縣莽曰遠服今注云云有缺失矣閻若璩曰秦雲中郡治遠服縣漢曰雲中或曰王莽始更漢雲中爲遠服然焉知莽非本秦舊乎壽昌案莽曰遠服班志昭然酈注缺失趙說可據閻以班注屬之或曰謂非莽改實本秦舊據酈注之脫文疑班志之無可疑者則班書可無讀也

沙南

壽昌謹案　大清一統志云漢雲中地惟有沙南一在河南餘皆在河東

北輿中部都尉治

注師古曰闞駰云廣陵有輿故此加北壽昌案水經河水

注武泉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故城南案地理志曰五
原有南輿王莽之南利也故此加北十三州志曰廣陵有
輿故此加北疑太疏遠也是師古所引之闞說水經注已
不取也

陽壽莽曰常得

一本作長得

定襄郡高帝置莽曰得降屬并州

水經河水注定襄郡漢高帝六年置雋昌案高帝本紀是
年以東南各郡分封子弟其西北則以雲中鴈門代郡太
原分封及大功臣三十餘人獨無定襄郡全氏祖望曰定
襄故屬秦太原鴈門二郡高帝六年分置屬代國景帝後
以邊郡收案是年封代王喜史記表注云都馬邑則屬鴈

門封靳彊爲汾陽侯則太原屬縣定襄置郡殆在分封以後也

成樂

水經河水注引魏土地記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也壽昌案後魏之初建都於此曰盛樂城非但承漢制爲郡治也續志雲中郡有成宗故屬定襄或卽成樂

武進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白渠水又西北逕沙陵縣故城南又云其水西注沙陵湖則至沙陵者至沙陵縣之湖也

武皋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

入於河亦云沙陵湖也　一統志𣷑案古荒干水在北白渠水在南并歷定襄雲中二郡會沙陵湖漢書白渠荒干并言水經言白渠而不言荒干注言荒干合受諸水又似大于白渠以今考之白渠水卽今土爾根河也荒干水西南流卽今土爾根河所合北來之諸水也其入河之處匯成一湖卽古沙陵湖也壽昌案沙湖在今陝西榆林府神木縣北武進在今山西朔平府城西北邊城北武臯在今朔平府西北殺虎口俱見　大清一統志又案水道提綱黑河卽今白渠荒干水亦曰金河明統志遂誤分黑河爲二其實一水也

雁門郡

錢氏坫云始皇二十三年置壽昌案當在二十五年說見

下代郡

善無

水經河水注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西十三州志曰舊定襄郡治地理志曰雁門郡治壽昌案今地志無此語其云定襄郡治則據東漢而言

陰館莽曰富代

案宋書州郡志云陰館前漢作陰觀後漢作陰館今漢志亦作陰館吳氏卓信謂爲淺人所改壽昌疑莽改善無曰陰館傳寫者或書此爲陰觀以別之旋復其舊耳漢時館觀兩字隨書書中屢見富代水經㶟水注作富臧

武州莽曰桓州

水經㶟水注作武周周州音同古通用猶西河郡之平州

爲平周也桓州水經注亦作桓周

溼陶

續志作汪陶或作涶陶

崞

說文崞山在龍門水經㶟水注水南出崞山縣故城壽昌案魏地形志恆州繁時郡領縣曰崞山道元尊其本朝稱曰崞山縣不用前後漢崞縣之名趙氏謂道元率筆非也

代郡秦置

錢氏坫云始皇二十三年置壽昌案始皇分天下三十六郡在二十七年其滅趙虜代王嘉在二十五年史記趙世家秦始皇本紀六國年表俱同置代郡當在二十五年錢云二十三年誤也又案高祖本紀十一年詔曰代地居常

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以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據此則畧析太原以益代又析代以益雲中非復秦置之舊矣

當城

注師古曰闞駰云當桓都城故曰當城壽昌案水經㶟水注引應劭曰當桓都山作城故曰當城也

狋氏

注孟康曰狋音權氏音精錢氏大昕曰狋有祈音氏有支音祈與權支與精聲皆相近壽昌案孟氏所音或古訓師承或方音臆造無關要義存而不論可耳必以狋爲祈又以祈與權近氏爲支又以支與精近求之義訓實無可通

而但云相近卽可通讀則隨字俱可以意造音何必更講求聲韻之學耶

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寗入沽中部都尉治

師古曰且音子如反沽音姑又音故水經濕水注脩水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又云于延水出縣北塞外卽脩水也壽昌案酈注與志合而篇末注云于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王莽之久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濕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寗入沽非矣忽引此志語繫於上谷郡之且居若謂如偶誤居則又引莽名久居語以實之而且居縣自有陽樂水入海無與於濕此洵道元之誤筆也仍屬之且如爲是寗與廣寗本兩縣酈引舊志至廣寗入沽則此脫一廣字濕卽治水形近誤沽酈云入沽非非其作

沽者應作治也顏氏於沽字特加音訓是唐時漢書已誤

而據酈氏非沽之說則誤更在顏氏前

平舒祈夷水北至桑乾入沽

水經㶟水注引地理志曰祈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

㶟是也案㶟卽治治沽形近而譌此入沽宜正作入治

靈邱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

應劭曰武靈王葬此因謚焉臣瓚曰靈邱之號在趙武靈

王之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壽昌案滱水說文卽漚夷水

水經滱水注卽嘔夷之水也周禮職方并州川曰虖池嘔

夷班氏曰并州川卽釋滱水爲嘔夷也蓋急呼之曰滱緩

呼之曰嘔夷轉呼之曰祁夷皆一聲之轉也靈邱水經滱

水注引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縣

古屬代地理志曰靈邱之號在武靈王之前矣又案史記趙敬侯九年敗齊于靈邱則名不因武靈王事如應說顧氏炎武曰此別一靈邱水經注蓋誤以趙靈邱爲齊靈邱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方輿紀要靈邱城在滕縣東三十里明水之南城周八里內有子城戰國時齊南境邑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史記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邱是也壽昌案史記齊威元年靈邱注正義靈邱河東蔚州縣案之此時屬齊又趙世家孝成王七年以靈邱封楚相春申君注引括地志蔚州理縣也又正義引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邱縣三十里趙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攻齊取靈邱皆是此靈邱也水經注引趙敬侯敗齊于靈邱集解地理志曰

代郡有靈邱酈氏并未誤齊地爲代地也至齊靈邱入趙或即在趙惠文王時案地當屬燕是必燕爲齊取齊又爲趙取當日齊境亦不能至代也而要皆與蚳鼃所辭之靈邱無涉顧氏引齊威王時靈邱證齊靈邱亦誤引滕縣之靈邱差與齊蚳鼃事相附而城周八里後亦未聞置縣恐紀要之言未爲信也

鹵城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

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莽曰魯盾

王氏念孫曰河閒國弓高下言虖池別河則此處別下當有河字段氏玉裁曰毛傳曰沱江之別者也說文曰勃澥海之別也此云虖池別者謂虖沱之別不必有河字河閒

國弓高下則或加河字矣壽昌案照本志屯氏別河水經注虖池別水之例名之則別下加河字亦宜而本志武都郡西漢所出右北平郡南入官下均無水字班氏固多此例似段說較允也又案代屬幽州此與上滱水皆引并州川知幽并兩州地互相屬也又從河錢氏坫謂疑當作別河字之誤也段氏玉裁謂作徒河壽昌謂徒河屬遼西郡狐蘇唐就水至徒河入海距鹵城遠無緣受此河水經濁漳水注衡漳東逕蒲領縣城趙氏一清案寰宇記引水經云今滄州魯城縣水經注又云又東北右會桑社溝溝上承從陂世稱盧達從薄趙氏謂此卽漢志代郡鹵城縣下之從河也說較詳核可據壽昌謂從疑讀如從橫之從水經濁漳水注衡漳稱衡水亦稱衡河孔安國曰衡橫也言

漳水橫流也則從河之稱安知非因虖池別河之徑行入
海而得此名乎傳曰衡從流以方羊此獨有從無衡故曰
從河也沽水直流者曰直沽女祁水橫流者曰橫水濡水
又東南迴曲謂之曲河皆此類

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調

錢氏坫曰始皇二十三年置蓋本水經注壽昌案始皇本
紀二十一年王翦破燕取薊城二十五年滅燕并以燕世
家六國年表考之俱不得在二十三年又案後漢書耿弇
傳父况爲王莽朔調連率又郭伋傳王莽時爲上谷大尹
旣有朔調復存上谷卽莽將大郡分爲五之證王莽傳其
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
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朔調之又名上谷亦此類也若下之

夷輿名朔謂亭止能置長不能置連率

雊瞀

注孟康曰音句無壽昌案瞀有茂音亦音秏秏音近毛佩觿集河朔謂無曰毛後書馮衍傳饑者毛食注衍集作無食故孟音瞀爲無猶河朔間音也

且居樂陽水出東南入海

錢氏坫校本作南入海王氏念孫校作東入沽壽昌案樂陽應正作陽樂王錢兩校本俱正出各漢書本蓋因常山郡之樂陽而誤也陽樂東萊郡亦有之此水所出則遼西郡之陽樂也東入海似不必改東入沽沽其水所過海其所歸也以水經注沽水濡水合參之可見

漁陽郡秦置

錢氏坫曰始皇二十二年置亦本水經鮑邱水注也

莽曰通路

水經注作通潞續志同

厗奚

孟康曰厗音題字或作蹏案水經鮑邱水注作傂續志同

御覽引作虒溪

白檀洫水出北蠻夷

案水經濡水注曰濡河東南流逕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

洫水出北蠻夷中然水經注不別出洫水是當即濡水也

壽昌據此志誤洫字酈氏時已然不但師古所見本誤也

又案水經濡水注濡水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

訛耳因濡而難因難而濼故今濡河即濼河自濼字出而

後世遂無濡水之名矣唐韻濡水名乃官切集韻奴官切是濡本有灤音正韻灤盧官切音鸞漏流也與欒同壽昌案唐書地理志薊州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鎮遼始設灤州屬南京道金屬中都路段玉裁氏謂宋史易濡字爲灤亦未考唐書也

滑鹽

注應劭曰明帝更名鹽壽昌案水經鮑邱水注大榆河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漢明帝改曰鹽田右丞治世謂之斛鹽城此注脫一田字斛滑音之轉也

右北平郡秦置

水經鮑邱水注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

平剛

壽昌案後書續志右北平郡治土垠無平剛耿弇傳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至俊靡而還方輿紀要云後漢移治土垠縣遂廢據弇傳云云則後漢初卽廢矣

無終

壽昌案水經鮑邱水注藍水逕無終縣故城東注云秦置右北平郡治此漢世李廣爲郡出遇伏石謂虎也射之飲羽卽此處矣據所言則郡治在無終不在平剛矣案魏志田疇傳云舊北平郡治在平剛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通今勇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云云蓋後漢移郡治於土垠平剛縣遂廢故續志無其名案宋氏琬曰漢右北平郡治平剛後漢治土垠水經注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

薊城今京師也括地志漁陽郡東南七十里有右北平城當在今薊州玉田縣界此後漢之右北平也若平剛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此前漢之右北平而李廣之所守也射虎石水經注言此石在玉田無終之閒是以後漢之右北平爲李廣所治與東越晉陘之說自相矛盾據此則無終或爲秦置郡治漢則治平剛後漢治土垠也閻氏若璩謂北平郡治先平岡而後無終亦失攷○壽昌又案右北平郡在漢初尙有析分爲燕地者地理志雖無燕郡而高帝六年封燕王敬至其子定國於武帝元狩六年自殺國除元狩六年武帝立其子旦爲燕王至昭帝元鳳元年有罪自殺國除而李廣爲右北平太守正當武帝時其何地屬右北平屬燕均無可考而徐樂傳云燕郡無終人是

有燕時時無終且不爲右北平屬縣何得爲其郡治也且是時正爲燕國廣何能射虎至其地耶此尤足破水經注之誤證矣

遼西郡

水經濡水注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

肥如元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元

案水經濡水注引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孤竹城西右合元水也水出肥如縣東北元溪西南流逕其縣東又云小沮水又南流與大沮水合而爲盧水又引地理志曰盧水又南入元水復引志曰元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徐氏松案段氏引趙氏一清云南入海陽當云南至海陽入海王氏念孫曰陽字涉上文海陽而衍

善長之駮經曰濡水東南至絫縣碣石山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壽昌案趙氏所云南至海陽入海固過迫王氏謂衍陽字逕作南入海者尤爲未審水道也請先舉酈注駮經之原文言之水經濡水篇云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注云濡水又東南至絫碣石山濡水於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證耳然本志海陽下云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緩虛水皆南入海酈注引之云合入濡水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又南合新河又南流一十許里西入九過口注海是濡水固由絫縣入海亦有由海陽入海之一道未能盡駮經文也然酈猶統濡水之巨浸而言之若班志則專指肥如一縣僅濡水之枝津也據水經注而言則肥如倘須東北出陽樂縣西南逕孤竹城東

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又分流逕樂安亭縣自雍奴出鹽關口又東北逕昌城縣新安平縣始出海陽縣其出絫縣雖不逕海陽亦須由樂安後會新河始能入海也據今地志而言則肥如爲永平府昌黎縣境灤河（即濡河）自喜峯口入邊徑遷安縣西北又東南至永平府城西北又西南徑灤州（漢海陽）城東又南逕樂亭縣城南又東南入于海（大清一統志　皇朝通志　水道提綱）故班志敘肥如水入海陽而止其入海尚爲縣隔趙錢諸先生欲增損班志原文似俱未審

賓從

續志作賓徒遼東屬國故屬遼西壽昌案晉書作賓徒皆承續志之誤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徒音近猶功臣表申都之爲申徒也而遼史引云漢賓從縣尚存其眞案郡有

賓水或縣因此得名也

交黎應劭曰今昌黎

續志遼東屬國昌遼故天遼屬遼西壽昌案本志無天遼縣卽班書紀表志傳俱無此名初疑天遼爲大遼誤而大遼有水無縣名案後書安帝紀元初二年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九月又攻夫犂營注云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鮮卑傳作扶黎注同是犂卽黎也據應氏言後漢改曰昌黎據後書或又曾作夫犂與扶黎至魏志正始五年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承東漢之舊實本志之交黎也天與交夫扶字近而譌遼黎則一音之轉也

絫下官水南入海

水經注無下官水或謂卽木究水字形相似而誤壽昌案水經濡水注新河東絕淸水又東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是與濡水絕無由至絫縣且又不受他水與下揭石水賓水皆南入官之語不相符班志未詳酈注無考錢氏坫云今曰館水　大清一統志引舊志云卽今潮河賓水卽飲馬河說較可據不必以近似之字強附之也

遼東郡秦置

水經大遼水注秦始皇二十一年滅燕置遼東郡壽昌案秦始皇本紀二十一年王賁王翦破燕取薊城得燕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二十五年秦方滅燕取遼東二十一年秦安有置郡之事

遼隊

水經注作遼隧

居就

案遼西孤蘇有唐就水至徒河入海水經注無唐就水疑

唐居字近唐就卽居就也

文

續志作汶

乎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

案本紀在三年此四字誤全氏祖望曰乎菟樂浪乃武帝

所開而晉志以爲分置誤矣壽昌案武紀元封三年朝鮮

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乎菟眞番四郡是分置四郡語本

無誤也又案晉志云咸甯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乎菟帶

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是述晉武帝以後事非謂漢武

也全氏說誤應劭曰𤣥菟郡故真番臣瓚引茂陵書曰真
番郡治霅縣今霅縣無可考
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注應劭曰故句驪胡
水經小遼水篇云有遼山小遼水所出王峻曰案水經注
云高句驪縣故高驪相之國也應氏云朝鮮胡國胡字是
相字之訛壽昌案水經小遼水注高句麗縣故高麗胡之
國也各水經本俱作胡無作相者不知王氏據何誤本轉
駮古書也高麗雖東夷小國素習禮教斷無君相分國而
治之理王氏語既思誤之無功亦審理之未悉也又案應
氏曰故真番朝鮮胡國注在𤣥菟郡下不在高句驪
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
有雲鄣

或疑雲郭未詳壽昌案當是附郭之郭如武威郡休屠之熊水郭酒泉郡會水之偃泉郭東部郭乾齊之西部郭敦煌郡廣至之昆崙郭西河郡之翁龍埤是兩障朔方郡之窳渾障五原郡稒陽之石門障皆是也惟障皆置都尉治之此疑脫某部都尉治數字若無官則郭不必附書也

朝鮮

史記集解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朝音潮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黏蟬

續志作占蟬服虔曰蟬音提○洪氏邁容齋隨筆云樂浪之黏蟬爲黏提南海之番禺爲潘禺蒼梧之荔浦爲棣浦

交阯之嬴𨻻爲連簍皆土俗之別也壽昌謂此語最得其通谿以悟狋氏之音權精必是方音非有別義也

東暆

壽昌案臣瓚引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後書東夷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併樂浪玄菟茲東暆爲樂浪屬縣則臨屯郡併入之證也

不而

壽昌案三國志毌邱儉傳銘不耐之城東夷傳東部都尉治不耐城皆作不耐則此而字當音耐

南海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

全氏祖望曰南粵七郡至後漢末始稱交州前此但稱交阯刺史班氏安得遽稱交州是必後人妄行竄改者案元

和志交州古越地也漢本定爲刺史不稱州以別於十二州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太守共請立爲州自此始稱交州全氏漢末始稱交州語殆本此書昌棻偏考兩漢紀傳俱無此說考三國吳志士燮傳亦無張津士燮共請始稱交州之說又考士燮傳云燮先人因王莽之亂避地交州是西漢已稱交州又交州刺史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時士燮方爲交阯太守是太守稱交阯刺史稱交州由來已久並不如元和志所云也又案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嬴𨻻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是在元封前初置州時卽稱交州也屬交州三字班志原文各郡俱有正爲漢稱交州之確證奈何全氏不考乃謂非班氏所稱爲後人竄改也班志自南海郡至日南郡六處

俱有屬交州三字

中宿有洭浦官

錢氏坫校本徑改作洭浦關徙以水經有洭水南出洭浦關爲桂水之一語也壽昌案此亦如南郡雲夢官之類宋洪氏容齋隨筆宋姚天麟西漢會要宋王氏玉海漢官內俱引此官無作關者足知宋本漢書是洭浦官卽水經酈注亦無證及洭浦官之誤者似未可輕改也

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置桂林郡本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爲鬱林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也

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

壽昌案水經溫水出牂柯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

鬱水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東北入于鬱注鬱水即夜郎豚水也趙氏一清謂案漢志牂柯郡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鬱然則鬱水非即豚水矣趙駁酈注甚晰蓋豚與鬱雖同歸一水而在夜郎爲豚至廣鬱爲鬱水隨地異縣即氏焉本志所以首詳所受也豚水後書西夷傳作遯水章懷注引漢書地理志亦作遯水今志實作豚與水經注同則古今本傳寫之異也

中留

續志作中溜

定周水首受毋斂東入潭

壽昌案水經注周水首受牂柯水東逕毋斂縣爲毋斂水又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此水上

無周字緣承上定周故脫去也

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有離水關

水經注作灕水

荔浦有荔平關

壽昌案水經灕水注云瀨水又東南流入於荔浦縣注於瀨谿又注於灕水灕水之上有關是蓋與郡治俱有關俱爲灕水所過在郡則名之灕水在荔浦則名之荔平也

交阯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壽昌案水經葉榆水注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啟七郡于是乃置交阯刺史以督領之初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時又建朔方明己始開北垂遂辟交阯於南爲子孫基阯也案基阯之

說趙氏一淸已辨其誤謂其襲應劭漢官儀之文予謂酈注此条誤證甚多有辨在各条下

羸𨻻

水經注引交州外域記曰縣本定交阯郡治也

苟屚

師古曰屚與漏同水經注作句漏廣韻作笱屚

麊泠都尉治

玉篇作麊水經注作麊泠亦作麊泠水經葉榆水注麊泠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又云交阯郡及州本治於此也州名爲交州壽昌案酈氏此注多自歧舛前於羸𨻻下已引交州記云爲郡治何復云郡治於此前云獨不稱州此何云名爲交州且一縣之中都尉治之太守治之刺

史又治之必無此理案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羸𨻻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是刺史無治羸𨻻之說也至續志則郡移治龍編寰宇記云漢交阯郡守治羸𨻻後漢周敞爲交阯太守乃移治龍編亦未及羸𨻻也閻氏潛邱劄記有云齊孝王孫澤謀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此是青州刺史適在臨淄非必治所胡氏三省注通鑑乃云臨淄青州刺史治不知西漢刺史稱傳車居無常治不比東漢乎然據王氏交廣春秋之言則交州刺史在武帝時已有治所且爲之移治矣又案續郡國志備載十三州刺史治所後漢承前漢之制雖小有變動斷不至全改祖宗之法度其青州刺史之治後漢尚在臨菑則胡氏之言不爲無據也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合浦

壽昌案水經温水注牢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王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亭案此酈氏誤以東漢縣治繫於元鼎六年下也續志可證闞氏取水經注之說遂謂西漢治合浦誤矣

臨允

續志作臨元

朱盧

續志作朱崖本紀作珠厓壽昌案武帝本紀元鼎六年遂定越地已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而本志後序云自徐聞南入海得大洲方千里元封

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是兩郡後開故遲元鼎一年紀則統而書之也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元帝初元三年罷珠厓郡今儋州卽儋耳郡地崖州卽珠厓郡地也本志之朱盧卽廢珠厓郡所置是此一縣當先時一郡地也

九眞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志應云屬交州此無之是傳寫脫也

咸驩

續志作咸懽唐韻作駴驩

無切

續志作無功

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

案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置象郡漢武元鼎六年開更

名曰日南郡昭帝元鳳五年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壽昌案武帝初平南越置交州九郡並無象郡之名謂日南即象郡更名則日南郡並未罷也案高帝紀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時象郡以下尚爲尉佗所據芮未能有其地也武帝立郡既無象郡名自以其地分屬各郡何以至昭帝始罷象郡分屬也前此未分屬時九郡外象郡不儼然存乎志闕不載亦班氏之疏也案臣瓚引茂陵書象郡治臨塵今臨塵爲鬱林屬縣是亦分屬鬱林之一證

西捲

續志作西卷水經溫水注日南治西捲縣此亦酈氏誤以東漢郡治繫於元鼎置郡時也閻氏取其說誤亦同前

象林

續志注補象林今之林邑國晉書地道記日南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縣治也壽昌案臣瓚引茂陵書象郡治臨塵水經溫水注云郎究水所積下潭爲湖謂之郎湖浦口有秦時象郡墟域猶存所謂非復行路之逕岨信幽荒之冥域此在六朝猶復云爾追溯秦代遐邈安稽雖郡縣名存而疆界難審即地道記較茂陵書郡治迥別閻氏潛邱劄記遽執一說斷云秦時象郡治象林縣漢更名日南便治西捲泥古而不博稽固宜時有此失

孫衍齡謹校